



李杨良：身先士卒铁血荣光



李杨良在
淮河修防所
工作期间的照片

在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上窑森林公园内的淮南市烈士陵园里，李杨良烈士的墓安卧在鲜花翠柏中。墓碑上记录着烈士的生平：李杨良，男，1912年出生，1934年参加红军，参加过平型关战役、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，生前在淮南市淮河修防所任书记……短短几句话，清晰地展现了烈士革命光荣的一生。

在李杨良烈士儿子李承民的家中，记者一行聆听了他和妹妹李海燕的娓娓讲述。烈士英雄的事迹和不平凡的一生穿越百年时光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吴承江/文 马启兵/图

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

1912年，李杨良出生在陕北延安瓦窑堡，因为家境贫寒，他很小就在山坡上放羊，后来还租种地主的田地，担起了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。

1934年6月，目睹社会黑暗不公的现状，李杨良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开始了浴血奋战、出生入死、转战南北的革命生涯。他起初在刘志丹、谢子长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任机枪手，后在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任班排长等职。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，在一一五师（师长林彪）三四四旅（旅长徐海东）六八七团（团长张绍东）三营九连任副班长。

李杨良在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。作为机关枪手，每次作战他都是敌人重点攻击的目标。他多次负重伤但都大难不死，并多次荣立战功。

平型关大战中冲锋在前

李杨良曾对子女说，他一生中最为光荣和自豪的，是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，并在战斗中奋勇杀敌。

1937年9月25日，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，歼敌1000余人，击毁汽车100余辆，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。8月底，李杨良所在的三四四旅在徐海东的率领下从陕西三原出发，在韩城附近渡过黄河天险，沿同蒲铁路北上。战士们每人都多扛一支枪，李杨良身材高大，除了自己的装备外又捡了两支枪背着，一直带到平型关前线。

9月中下旬，经过千余里开进的八路军主力隐蔽在平型关附近待命。经过战前动员和一系列的充分准备，9月24日晚开始向设伏阵地出发。正当部队前进时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山洪暴发，阻住了前进的道路，三四四旅所属两个团中六八七团冒险闯了过去，六八七团的任务是“扎口袋”和打援敌，在战役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25日早晨，日军精锐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出现了。前是尖兵后是大队，分乘数十辆汽车毫无警惕地慢慢进入了伏击圈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十几里的乔沟顿时枪声大作，硝烟四起，杀声震天。李杨良带领全班战士（战前他已升任为班长）居高临下接连投了几十颗手榴弹后，随着激昂的冲锋号冲下沟底，直向路上的鬼子扑去，炸毁了鬼子尾部的汽车，截住了鬼子的退路，形成有利之势。

日军万万没想到，会在此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，慌乱之下死伤很多。他们妄图打开缺口突围出去，疯狂地向九连扼守的沟底冲来。李杨良把机枪架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命令两个战士给他压子弹，拼命向鬼子扫射。李杨良是红军时期的老机枪手，日军在他的枪口下一个个倒地。李杨良顾不得隐蔽自己，站起来不停地向敌人扫射。八路军战士英勇战斗，日军被死死扎在“口袋”之中。

与此同时，老爷庙方向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状态。有经验的鬼子指挥官，派出一部分日军抢占了老爷庙，另有一部分被围之敌向老爷庙北侧的高地冲击，企图抢占高地掩护主力突围。六八七团团团长张绍东发现这一情况后，马上命令正在打扫战场的三营长带兵迅速先敌抢占这个高地。

接到命令的李杨良扛着机枪和战友们一起奋力向高地飞奔，因日军先于我军出发，情况相当紧急。路上不断遇到敌人小股部队的阻击，李杨良干脆把机枪背带挂在脖子上，平端着机枪边打边冲，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第一个冲向高地。“幸运的是九连的战士大都是陕北人，从小在黄土高原上跑惯了，而日军缺少山地奔跑的经验，他们穿的大皮鞋很厚重，也很难跑起来，最终我们的战士先敌十几米的距离登上了山地。”李承民说，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，父亲都好像是刚从战场上胜利归来那样，豪情满怀地说：“八路军战士的草鞋终于赛过了日本鬼子的大头皮鞋，他们是侵略者，我们是抗日救国，所以我们赛过了他们，击败了他们。”

后来，李杨良又南征北战，坚守洪泽湖抗日根据地，屡立战功。解放战争中又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，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。



平型关战役中的八路军机枪阵地

累累伤痕见证英雄荣光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国家对淮河治理高度重视。20世纪50年代李杨良在淮南市淮河修防所任书记。在与洪水战斗的日子里，他常常日夜处在抢险救灾一线，每天泡在水里几个小时，回到家中总是浑身湿透。

繁重的工作加上战争年代的屡次负伤，导致李杨良的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他经常咯血。1956年的一次检查中发现他的右肺几乎坏死，要进行切肺手术才能保命。组织上非常重视，及时给予了最好的治疗，在切除大部分右肺后，

暂时保住了性命。

“父亲是二级伤残军人，他受过无数次伤，身上弹痕累累，有的伤疤甚至能连成一排一排的。他最后还是因为肺部不断出血去世的。这也是在平型关战役中留下的病根。在第二次收复平型关的战斗中，父亲胸部中弹受了重伤，那时候医疗条件太差，完全靠自己硬撑过来的，虽然命保住了，肺部却一直没好过。”李海燕回忆道，1976年，李杨良因病去世，党和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，以此褒扬他英勇无畏、无私奉献的一生。

传承精神凝聚奋进力量

李承民介绍，父亲李杨良和母亲（母亲是八路军老战士）是通过组织介绍认识的。1948年，济南解放后，身为卫生员的母亲被调到父亲所在部队，由此开始了一段“革命情缘”。“父亲比母亲大了十二岁，但两人感情很好，父亲晚年身体不好，母亲更是尽心尽力照顾，没嫌过麻烦。”李承民还说了关于他的小名“保合”的来历，1949年初，母亲怀着她即将临盆时，父亲正随部队进驻合肥。进城后，李承民就在合肥解放的欢庆和爆竹声中诞生了，所以父亲就给他取名“保合”——永保合肥，这是个有着非凡历史意义的名字。

而在李海燕的记忆里，令她深深怀念的还是父亲的慈祥简朴和谦逊幽默。她回忆，在家里有好吃的父亲总是让他们小孩子先吃，对母亲非常关爱体贴，基本不会发生争执。上中学时，每次放学回来，离休在家的父亲就叫她读报纸，有《参考消息》《人民日报》等等，念完了还不忘夸奖她的普通话流畅、好听。“父亲总是一身中山装，破了袖口和下边，缝过后继续穿。戴着一副老花眼镜，喜欢说笑，幽默风趣，年轻的姑娘小伙子最喜欢围在他身边，央求他说打仗的



解放济南时，李杨良一家三口的合影

故事，父亲一定会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他文化不高，口才却很好呢。”

即便如今也到了两鬓斑白的年纪，李承民与李海燕仍秉承着父亲为人处世的原则，“虽然父亲去世的早，但是他的精神时刻影响着我们，教导我们不忘初心，做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

据《安徽画报》